



中国记者节
11.8
2026

我们奔赴 我们看见 我们记录

今天，2026年11月8日，是第27个中国记者节。

何为记者？是时代风云的记录者，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是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何以记者？肩上有责，脚下有泥，心中有光。在传播技术剧烈变革、信息生成越来越快的今天，“记者”这个词的分量，不是变轻了，而是更重了。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记者快速地汇聚素材、铺陈文字、剪辑影像，却无论如何替代不了记者奔赴现场、亲闻亲见、感受思索。而这，正是对新闻创作规律和新闻专业规范的恪守，也是传统媒体应对时代挑战应有的立场和态度。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人工智能可以充当新闻编写的助手，但新闻的本质属性让“我在现场”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而这，不光是新闻人守护媒体价值的必然要求，也是必须坚守的职业操守。

多年来，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数量，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党报前列。今年，又有1件作品入选中宣部“三好作品”，5件作品入选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宁波日报社编委杨静雅主创的通讯《沙朴树下——红色恋人余也萍一家对林勃烈士跨越84年的守望》和宁波晚报参与报道的《一江碧水向东流——长江大保护十周年·长江流域地市媒体百村蹲点调研行》，拟获第36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新闻作品，是检验新闻人专业水准和职责担当的主要指标。一篇篇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无疑是新闻人奔赴现场、细心观察、用心思考、精心写作的结晶。而这，正是新闻人回应时代命题的积极作为和守望初心的坚定践行。

记者 **徐丽敏**

我们奔赴
观察和定格事实

凌晨4点半，寒夜未尽。都市报系记者石奕懿、陈金辉蹲守在北仑郭巨公交站台，镜头对准浸润泥土气息的菜农专线。细碎的暖意，在画面里缓缓流淌：驾驶员提前进站帮菜农搬运菜筐；启用低地板、大空间新车，让菜农乘坐更便捷；20多公里路程仅需3元，70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坐。扁担菜筐“坐上”了专线，民生温度也落到了地上。动人的细节，唯有踏至现场，方能相逢、定格。

台风骤至，风雨横斜。“巴威”“白海豚”“沙德尔”轮番来袭，记者奔赴防汛防台一线，顶着狂风，定格渔船回港、人员转移、排涝抢险的一个个瞬间，第一时间传递一线汛情，记录风雨中的“守护人”、逆风而行的“暖心人”、邻里守望的“贴心人”。身在现场，抓住这些鲜活滚烫、稍纵即逝的画面，用文字和镜头告诉市民：风大雨大，大不过众志成城。

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一场大雨突如其来。校长蔡荣根放下精心准备的讲稿，只留下三句话：“这点雨算什么”“欢迎大家”“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褪去文稿的雕琢，直白朴素，却比所有精心准备的措辞更贴近开学的本意。都市报系记者吴正彬在大雨中拍下这一幕，作品一经发布，触动无数人的心。因为在场，所以能够捕捉到这份即兴、不刻意的真诚。

我们看见
思考和彰显价值

全国两会的聚光灯里，无数镜头追逐宏大场面，报网记者成良田却留意到一个细节：几只瓶身掉漆、早已停产的老式热水瓶，依然照常使用。会务人员一句“我们一直这样节俭”，和政府工作报告里“过紧日子”的要求悄然呼应。一只旧热水瓶，照见一个大党一以贯之的勤俭底色。这就是新闻敏感，于司空见惯的事物里，打捞值得被时代记住的细节。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报网记者冯瑄、王佳等人扎进四川凉山，蹲点红军经过的7个村寨，探寻这片当年在战火中淬炼过的土地，今天如何在发展中再一次闯关夺隘。“重返红军寨”，看见村寨日新月异的容颜，看见甬凉山海携手的实践，看见一代人走好新长征路的如磐意志。这就是新闻眼光，不局限于眼前所见，而是牵起历史与当下，读懂跨越岁月的薪火相传。

新大众文艺是什么模样？报网记者周晓思与“外卖诗人”王计兵对坐长谈，接住了他的哲思：“我是一个采棉花的人”“繁星满天才是真正的夜空”。卸下流量标签的浮华包裹，记者看见诗意不在聚光灯下，而是扎根日常烟火。广阔的新闻视野，便是跳出光环，看见普通人生命里自然生长的星光。

我们记录
传递和汇聚力量

82岁的陈阿重，每天凌晨4点多起床，辗转公交与客运班车，从舟山赶到宁波，只为赶上医院ICU探视时间，见一见病重的76岁老伴，105天跨海往返风雨无阻、从未缺席。都市报系记者陆麒雯最初发现这个故事并全程跟进。她一开始只是想记录普通夫妻的真挚爱情，可后来见证的，是无数普通人的向善而行。文字留住这份跨越甬舟山海的牵挂，让一份朴素相守被世人读懂，也让宁波这座城市温润的底色，被更多人看见。

在深夜一次次拨通越洋电话，一聊就是一个小时，报网记者崔小明、张芯蕊、冯姝涵采访三赴不同城市观赏舞剧《花木兰》的魏美玲，记录她慢慢读懂这部中国作品的全过程。文化的隔膜，就在这样一场讲座、一台舞剧、一次人与人的沟通之间，悄悄消融。《三追花木兰》，追出了文化出海的中国故事，也追出了地方媒体做国际传播的眼界和韧劲。

新闻的答案，从不会自动浮现，它要靠双脚奔赴抵达，靠双眼捕捉细节，靠内心沉下来层层叩问。

笔尖含温，镜头有光。往后长路，我们依旧带着纸笔与镜头，奔赴一处处新闻现场，用脚步、倾听与思考，记录烟火、洞见时代。





“多余”采访
让我找到
诗意标题

宁波日报社编委
杨静雅

通讯《沙朴树下——红色恋人余也萍一家对林勃烈士跨越84年的守望》获得了2025年度浙江新闻奖一等奖，并成为第36届中国新闻奖拟获奖作品。我个人认为，除了作品题材独特、内容厚重等因素外，主标题“沙朴树下”富有诗意，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这个标题的灵感，源于一次“多余”的现场采访。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获知余也萍一家和林勃烈士“始于爱情、终于信仰”的故事。余也萍已经去世多年，第一个要采访的人无疑是她的女儿丁芃。除了接受我的采访外，丁芃还用手机拍了余也萍早年手写且尚未发表的回忆文章发给我。我结合这些回忆文章和丁芃的口述，掌握了很多独家素材。

为了让稿件的信源更丰富，我来到林勃的母校北仑区蔚斗小学采访。在这次采访中，我意外获知，该校副校长孙飞娜已认识丁芃20多年，便请她介绍了丁芃给林勃扫墓的故事。在写丁芃时，我引入孙飞娜作为第三方讲述者。讲故事时，我特意从她手机里珍藏的两张和丁芃的合影讲起。这两张合影分别拍摄于2001年和2021年，跨度整整20年，见证了丁芃的坚持。

至此，我已经完成采访并写出了初稿。但用什么元素串起稿件，起什么标题，我一直在纠结中。正在苦恼之时，我得知蔚斗小学要在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举行纪念林勃烈士的活动。2025年12月13日，我来到蔚斗小学，看到校内气氛肃穆，学生站在一棵沙朴树下，朗诵着纪念林勃烈士的诗。

在和蔚斗小学校长李玉萍的交谈中，我弄清了眼前这棵沙朴树的来源。1941年10月28日，林勃被日寇在一棵沙朴树下连刺17刀，壮烈牺牲。1959年，余也萍的丈夫丁公量费尽周折找到了林勃在荒山上的墓地，经他多方奔走，林勃墓地得以迁建至七星延陵学校的那棵见证林勃被杀害的沙朴树旁（墓地后于2011年迁入王家溪口烈士陵园）。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余也萍每次给林勃扫完墓，都会在这棵沙朴树下给七星延陵学校的学生讲林勃的故事。慢慢地，这棵沙朴树成了林勃的化身，学生管它叫“英雄树”。2010年8月，七星延陵学校并入蔚斗小学。由于七星延陵学校门前的沙朴树已经枯死，蔚斗小学的师生便在校园里种了一棵沙朴树。每逢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日子，学校都要在沙朴树下举行纪念林勃的活动。

正是这次“多余”的采访，让我确定将主标题定为“沙朴树下”。林勃在沙朴树下英勇牺牲，丁公量将林勃墓地迁至沙朴树旁，余也萍在沙朴树下宣讲林勃故事，丁芃在沙朴树边托付学生为林勃扫墓，学生在沙朴树下纪念林勃……我将与沙朴树相关的一个个细节串珠成链，以诗歌《校园里的沙朴树》结尾，极具感染力。

文章收尾前，我又将场景拉回到沙朴树下。学生站在树下，校长李玉萍对他们说：“我们要珍爱和平，牢记历史，因为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才会英雄辈出！”



“重返红军寨”
也是
我的一次“长征”

宁波日报报网经济新闻部记者
冯瑄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0月，我参与的“重返红军寨”系列报道画上句号。9月7日起，10天时间，我和4名同事扎进四川凉山的莽莽山林，蹲点皎平渡、红军树、陶家营、坪坝、三河、俄尔则俄、彝海7个村寨。

从开始“走”，到10月23日全部刊发，7篇报道、1篇评论、1个跨版特别报道，整整47天。红军长征过凉山是28天。这47天，于我而言也像一次长征：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只能往前走，即便遇到“山穷处”，也要再往前一步。

10天的现场采访，我们称为“人艰不拆”。司机师傅给我们算了笔账，5个人，从南到北，7个县、7个村，跑了2000多公里。当地干部格外热情，在重点村落之外又加了不少点位，一天下来，跑七八个点位是常态，等到最后一个点位，大家连话都不想说了——不是没话说，是真说不出来了。

其间，我们有人半夜高反被送进县城医院急诊室，第二天又坚持上了山；有人在频繁的山路十八弯里，悄悄往嘴里塞晕车药……这些插曲，稿子里是看不到的。我想，作为记者，“四力”不能只挂在嘴边，要一力向前，只为现场，因为“脚力靠走出来，眼力靠蹲出来，脑力靠想出来，笔力靠改出来”。

长征是个大主题，切口越大越容易写得空。这个系列报道，我们每篇只选取一个小切口——一条金沙江、一棵红军树、一方火塘、一间蚕茧房、一座土碉楼，这些都不在计划里，而是“走”出来的。皎平渡村“90后”村委会副主任余金竹带我们走了那条145名村民凑了109万元修的路，我到现在仍记得，她站在金沙江畔说的那句话——“渡过去，靠的不是一条船，是那口气。”这句话，串起了整组报道。

在报道中，我们不只写成效，更写困境。我们一路走、一路记，更一路在想“为什么”。俄尔则俄村人均收入在县里不算高，游客不多、流量接不住，这些“没做成的地方”同样被写进了稿子；7个村寨，7种解法，走的是同一条新路，也就是共同富裕之路；东西部协作，最见功夫的，不是给了多少钱，而是给了多少把“开门的钥匙”。

在后期的写稿中，我们根据稿件要求，一次次补充采访，一字一句地磨，这个过程，内心焦灼又煎熬，待到第一篇稿子“通关”时，才发现已经改了13稿。

这一组稿子写下来，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给自己立了几条规矩：不用“巨大成就”“翻天覆地”这类词，困难是什么就写什么；语言跟着村民走；每篇稿件用一个核心人物串起一个故事、一个主题。

凉山红军村寨的新长征还在继续，金沙江的浪涛奔涌不息。我们的记录，也不会停下脚步。



好新闻
在于看见
在于发现

宁波日报报网经济新闻部记者
成良田

3月5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

万人大礼堂三楼记者席，我和数千名中外记者一道，紧盯主席台，聆听政府工作报告。

这是宁波日报记者首次赴现场采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心绪翻涌，强作镇静。我一边捕捉报告要点，一边打量会场：从屋顶到座位，从装饰到环境，从主席台到发言席。

一组工作人员提着热水瓶走上主席台，逐位添水。这个画面，“撞”入眼帘。

远远望去，热水瓶样式老旧，是一代人熟悉的普通家用热水瓶。我心头一震。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财政部提出，要当好“铁公鸡”、打好“铁算盘”。几句话，一帧画面，在心底共振。

人民大会堂，共商国是的殿堂，国事外事活动的重地，全国人大开会的场所。

那一刻，这只老式热水瓶，在我心里悬成了一个问号——它真是用了多年的热水瓶？

在繁重的采访任务之外，我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了一场“找瓶记”。

然而，特殊的地点、严肃的场合、严明的纪律、谨言慎行的工作人员，让采访的难关一道接着一道。

我想了一种又一种方法，又一次次推翻。最后到现场，还是靠笨功夫——去各个角落找，逮个人就问。楼上的工作人员不肯说，就找楼下的；左边的不肯说，就找右边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软磨硬泡之下，终于找到线索，拍到了大量热水瓶掉漆、老旧的现场视频，又从工作人员口中“挤出”关键信息：会场内外，热水瓶是同款；“我们一直这样节俭”。

之后，又辗转找到热水瓶生产企业，从企业员工口中了解到“这个型号早已停产”的关键信息。

大会闭幕当天深夜，《一只老式热水瓶背后的“答案”》推出，没有说教，没有渲染，用我的亲历和现场细节画面带来沉浸式阅读体验。

几百字的稿件不大，几十秒的视频不长，但从第一天发现线索到最后一天发出，前后经历了8天的酝酿和采访。

第二天，报道迅速出圈，宁波日报抖音号播放量破千万，登顶新浪微博热搜榜，全网传播量过亿；中国青年报、浙江日报等各级主流媒体纷纷转发跟进。报道先后入选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中宣部“三好作品”。

最重要的是，报道以一只热水瓶为切口，透过一个小物件，让读者和网友看见一个百年大党的勤俭本色。

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一件寻常旧物，藏着不变的初心。它时刻提醒我，好新闻在于看见、在于发现。



从细微处
挖掘大题材

宁波日报报网文体部记者
张芯蕊

9月18日，美国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宁波原创舞剧《花木兰》时隔3年再次赴美登台，大幕拉开，灯光落在舞台上。隔着一万多公里，我们在宁波守着手机，等前方传回一段段采访素材。

这些视频、照片和采访录音，成为我们能触达的唯一“现场”。

然而，越不在现场，越要把问题想在前面。

3年前，《花木兰》第一次赴美演出；3年后，同一部中国舞剧再次登陆美国舞台。前方工作人员出发前，我们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寻找任务：能不能找到一名2023年看过《花木兰》、今年又来看演出的美国观众？

我们想从同一双眼睛里，看看3年间发生了什么。一部中国作品一次次出海，又能在当地观众心里留下什么？

寻找这样的一个人，像是大海捞针。转折来自前方传回的一段视频。

在这段5分钟的视频里，美国舞蹈学者魏美玲正在谈中国舞、谈美国观众。说到《花木兰》时，她很自然地带过一句：2023年，她曾在华盛顿看过这部舞剧。这句话只有短短几秒，她没有展开，也没有刻意强调。

我们一下子意识到：一直在找的人，可能出现了。

很快，我们加上了魏美玲的微信。我们的沟通常常落在宁波的深夜。主任崔小明、同事冯姝涵和我，一次次和她约时间、做采访。一次没有问完，就再约下一次。

越深入，惊喜越多。原来，这并非魏美玲第二次观演——2023年华盛顿首遇，2026年6月上海重逢，到纽约站已是她第三次追看《花木兰》。我们原本寻找的是一名“二刷”观众，却意外找到了一名“三追《花木兰》”的美国学者。

也正因如此，采访的问题随之变化。比“三次观演看出了什么不同”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是她？为什么一名美国学者会如此认真地一次次走进中国舞剧的剧场？

我们先后3次采访魏美玲，又联系了她的舞蹈学生、长期与她合作的雪娟舞蹈团负责人及中国对外演出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因为没有亲历《花木兰》2023年在华盛顿的演出现场，所以我们只能去寻找更多曾经“在场”的人；这个人记得一个动作，那个人补上一段前因，再由另一个人的回忆印证。散落在大洋两岸的碎片，就这样一点点拼回现场。

我们也开始把时间继续往前追溯。从魏美玲2002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到2008年进入北京舞蹈学院学习，再到此后20多年研究中国舞、走访中国舞蹈工作者……最后，《三追花木兰》写下的不只是三次观演，更是一个人20多年的经历，怎样塑造了她今天观看一部中国舞剧的眼光。

现在回看，那个改变报道方向的瞬间，不过是5分钟视频里的几秒钟。

它当然有偶然性。但如果出发前没有那个具体的问题，如果面对前方不断传回的海量信息，只满足于找到一些“能用”的采访信息，那几秒钟也可能就这样溜过去。

这次采访让我更加理解记者的“眼力”：它并不只是人在现场时，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东西；它也包括在抵达现场之前，已经做足了准备，因此当某个细节一闪而过时，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它的价值。



新闻可以追
也可以等

宁波都市报系记者
陆麒雯

每一天都有爆款新闻。当我闭上眼睛回顾这一年，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是一位步履蹒跚、日日奔波的老人，用尽全身力气对我说：“她是全世界顶好顶好的老太婆。”

1月初，我在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ICU采访时意外得知：科室第二天要为一位重症患者家属调整探视时段，方便他每天往返舟山和宁波。

ICU里的时间格外珍贵，家属每天只有短短半小时的探视时间。每天在甬舟两地来回奔波，只为这30分钟，这背后一定藏着沉甸甸的故事。

第二天早上7点多，我赶到ICU时，陈老伯已经在了。82岁的他，身形瘦小，满面风霜。当时，他已经坚持来回跑了一个多月。支撑他每天往返的，是病房里昏迷的老伴薛阿姨。

我试着开口：“老伯，我也是舟山人。”他愣了一下，神情一下子放松了。我看着他疲惫的样子，心里斟酌再三。薛阿姨病情危重，陈老伯情绪本就低落。那天，我只是安静地听他讲，慢慢记录。他说，老伴以前总把鱼肉留给他，两人结婚50多年，从没分开过，现在他每天都睡不好。

回去写完稿子，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总想为他做些什么。第二天一早，我又来到医院。一听见熟悉的乡音，他眯着眼笑了。聊着聊着，我提出能否拍段视频，他爽快地答应了。

对着镜头，老人没有华丽的词句，望了望病房的方向说：“她是全世界顶好顶好的老太婆。”那一刻，我被这份老来相伴、不离不弃的深情所感动。回到单位，我和同事抓紧剪辑。当天，这条短视频和文字报道登上热搜。

真正让我动容的不是一串串数据，而是评论区里那些陌生人的善意。尽管陈老伯一再婉拒，但仍有人悄悄帮薛阿姨垫付医药费；客运企业为他免去车费；一名小学生还送来自己攒下的1000元零花钱，提醒“爷爷也要注意身体”。原本只是一位老人独自的坚守，慢慢变成了两座城市的爱心接力。

热度总会褪去，但我持续跟进。临近小年夜，我听说陈老伯和儿子要来探视，便试着和医院沟通，能不能破例，让父子俩一起走进病房。在医院的支持下，我们在病床边为他们拍下了一张全家福，这也是一家人最后的合照。

3月，薛阿姨走了。报道就此结束，但我始终牵挂着陈老伯。7月，我跟着医护人员前往金塘。陈老伯还是像从前一样对着薛阿姨的照片话家常。临走前，他拉着我的手反复叮嘱，再次感谢每一位帮过他们的好心人。

回顾这一路采访，我常常在想，什么才是好新闻？它从来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热点，不是刻意渲染的悲情。新闻可以追，也可以等。它需要记者沉下去，学会尊重，学会倾听；先看见一个人，再看见他身后的生活，用眼睛捕捉真实，用笔触和镜头传递温度。

